

这位是巴魯耶夫

瓦·柯热夫尼科夫著

蒼 松 譯

这位是巴魯耶夫

〔苏联〕瓦·柯热夫尼科夫著

蒼 松 譯

（供 內 部 参 考）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ВАДИМ КОЖЕВНИКОВ
ЗНАКОМЬТЕСЬ, БАЛУЕВ

蘇聯作家出版社莫斯科 1961 年出版

这位是巴魯耶夫

书号 1756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320 号)

字数 22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frac{3}{4}$ 插页 2

196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6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6) 1.95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没有什么不得了。我們不是有过坚定的信心嗎？我們对最坏的情况作过准备！……那末問題究竟在哪里呢？……沒有能胜利地大大提前完工……但是鋪設水下管道——这难道是业余剧团的演出嗎？……”

昨天晚上，巴魯耶夫就发出命令：如果那些强大的拖拉机拖不动那根千吨重、两公里长的管道，就截断它，一节节地拖。那干嗎还煩惱呢？累了嗎？……假如你早已五十开外，而且象慢性病发作一样，时刻想到自己的年紀，那末在事情順利的时候，你能毫不介意身上的慢性病，甚至把它忘得一千二淨嗎？

嗯，要是事情不順利呢？

那时候，什么都会变得死气沉沉的，灰溜溜的；你会異常苦恼地想着那件使你自己和同事們生气的倒霉事儿。

“不，这到底糟透啦！”巴魯耶夫說，一边惊惶失措地四下望望。

一个阴沉、湿润的黄昏。工地沉在濃霧里……浸滿

了污水的拖拉机的履带的迹印閃着冷光。空气十分潮湿，变得凝重起来。但刚才的天气却是干燥、寒冷和阳光灿烂的。

晴空一碧。

气象预报更轉寒冷的日子恰好是預定拖水下管段的日期。

你們以为，如期完成全部工程，是很容易的嗎？能不能把沼澤改变为工地，在沼地上用粗大的圓木鋪成几条通道，并在松軟泥濘的土地里掘一条渠道一般寬闊的壕沟？能不能在壕沟里灌滿水，并让水滯留在渗水的沙底里？能不能把那些笨重的鋼管拖到这儿来，把它們焊接成一条长达两公里的管綫？能不能对水下管段进行压力檢驗——用異常强大的空气压力試驗每道对接焊縫的牢固性，并把这条管綫擦得銀光閃閃，包上防水层，然后小心翼翼地要把这条鋼鑄的巨腸放入沟里，以便今天就使它穿过横貫那条水量充足的河道的水下埋管沟？这段将奔馳着淡藍色的、濃密的瓦斯气流的管道能不能經受住汹涌的水流的冲击，永久地横貫在河床上？

这项水下管道鋪設工程必須在长达一千公里的陆上瓦斯干管鋪設到河两岸以前全部完成，以便立刻把干管和水下管段銜接起来。鋪設陆上管道的每个机械化工程队一昼夜鋪設管道一公里半。对水下工作人員們說来，亲眼看着陆上瓦斯干管不可避免地漸漸鋪設过来，簡直

是奇耻大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通常，陆上铺管工人们到达河边的时候，水下铺管工人总是已经走了，只有水下管道的管身伸在河岸两边。

在巴鲁耶夫的水下工程的工段里，分布着六条大河和许多小河。

可是水下管道铺设工程是最艰巨的。泥濘的河灣洼地象一片广阔无际的不毛的沼地延伸着，瀰漫着酸溜溜的雾气。

巴鲁耶夫决定留在这个铺设水下管道的工地上。他把工程主任的全部责任担当起来。

现在，在他的指挥下，水下管段被钢索拖曳着，从壕沟滑入河里，随着从挖开了围堰的壕沟里涌出来的水流漂去。事情似乎很顺利，可是河对岸突然出了事故。拖索都搭拉下来，松了，粗大的管道停滞不动了。水从壕沟里滚滚冲出，来不及马上筑堰封沟。不渗水的土层有多处被水冲毁。深厚的砂土显露出来，水渗进砂土里去了。流砂侵入土层的裂缝。推土机筑围堰的时候，开头水把围堰冲得稀烂，接着在它下边流起来。要把土压磁实，并在这片泥濘的沼地上筑起拦水堤，需要时间和推土机司机的真正高超的技术……

寒霜閃耀、天空燃燒着一片淺藍色的火的白晝消逝了。尘土色的黄昏几乎刹那间就被潮湿而窒悶的夜的黑暗浸透了。

此刻，巴魯耶夫在不見人影的工地上悄悄地徘徊，雖然他因感到孤寂而苦惱，卻又覺得有必要單獨留在這兒，以便仔細地、冷靜地、周密地研究一下所發生的各種情況，找出辦法……

被沖毀的寬溝兩壁倒塌了，象一條黑魃魃的大長坑。溝底沉重地躺着一節水下管段，象屍體似的，半截被浸軟的泥土吞沒了，粘滿了泥巴，十分骯髒，那些系在管道上的浮橋桶毫無意義地、奇形怪狀地立在沒有水的深溝底里。

河看不見了，河上煙霧繚繞，這片藍色的煙霧仿佛松軟的雪片一樣紛紛揚揚地飄舞着。

寒冷、孤獨、苦悶……

你想象不出比這個變成了沼澤的谷地更髒的地方了，這片谷地被幾家化工厂當作污水坑，它們都把臭氣熏天的廢液傾入這個坑里。

如果這片泥濘松軟的河灣洼地緩緩地向河邊傾斜，那該多好！偏偏不是這樣，離河越近，砂土的沖積層越高，而臨河卻是一片陡岸。這塊地方簡直象個大洗衣盆，里面盡是臭氣四溢的爛泥。

設計師們通常總是堅持這個永恒的真理：兩點之間直線最短。但是在這兒，在這個地方，他們的信仰動搖了。產生了另一個方案——繞過這片變成了沼澤的洼地。

嘿，他們劃定一片多么好的新地方來鋪設水下管道

啊！一个休养胜地，一片頂好的沙滩，有金燦燦的、芳香馥郁的松林。簡直象里加的海濱！这些設計师都了不起！

水下瓦斯干管鋪設工程工段主任巴威尔·加夫里洛維奇·巴魯耶夫是一个經驗丰富、意志坚强的人，但缺点还是有的，他有时多儲藏些机器，以备不时之需。固然，如果有人提意見，他就毫不迟疑地把机器交出去……現在，巴魯耶夫在現場研究了一下新的設計方案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結論：条件这么好，他可以提前两个月完成水下管段的鋪設工程，完工后，可以获得奖状和大笔奖金。

如果在莫斯科巴魯耶夫的家里出現了从“礼品”商店买来的艺术品，这就是說，巴威尔·加夫里洛維奇在工作上又立下了大功。他认为可以用艺术品来紀念这样的事；这些艺术品可以看作奖品，也可以看作一种物证，证明他有一种要求不高、不好意思告訴人的小趣味。

巴威尔·加夫里洛維奇把奖金交給妻子时，总是这么說：

“杜霞，这笔錢你留着用吧。”

因为巴威尔·加夫里洛維奇过的是建筑人員的流动生活，他身边只留少数的錢。經他再三劝說，他的妻子才在百貨商店里买了件灰鼠皮大衣，把那件嶄新的剪毛山羊皮大衣給了女儿。

巴威尔·加夫里洛維奇不喝伏特卡。即使下班回来

身上又冷又湿的时候，他也不喝一口。可是跟人們在一起的时候，为避免人家劝他喝酒，他也喝点儿，还认为这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呢？比方，就拿鋼索來說。

邻近的一个工段的主任魯日尼柯夫在人家举杯祝賀他工作上的出色成績以后，向坐在旁边的人弯下身子，洋洋得意地喃喃說：

“你可知道，我是在哪儿弄来鋼索的？是向石油工作人員要来的。那些鋼索钻井不能用了——报廢了；可是我拿来拖水下管段却大有用处……”

一个星期以后，一辆蒙着尘土的卡車給巴魯耶夫的工段运来两盘散发着石油味儿的鋼索。

魯日尼柯夫跑来大发脾气。巴威尔·加夫里洛維奇公平地退还一盘，但是要魯日尼柯夫的工段負担出差費用，并归还汽車用去的汽油。

“各半負担！”魯日尼柯夫要求說。

“不，全部由你們負担！”巴魯耶夫态度很坚决，而且得意洋洋，象个胜利者似的。

这样做，除了想露露自己的精明，大概沒有別的意思。說实話，表現这种精明是沒有必要的，但是經濟領導工作人員們不知为什么都特別喜欢互相吹噓这种精明。

这样看来，巴魯耶夫还免不了有个別的缺点。

巴威尔·加夫里洛維奇认为：一个經濟領導工作人員應該是个心理学家。他每到一个新工地，必定去訪問

地方当局，可是他絕不請人帮忙，决不預先作任何請求，甚至大公无私地、慷慨地为人效劳：派大吸泥船去清除影响当地航道的淺滩，或者，在区政府打算兴建运动場的土地上用推土机平整場地。他派几个自己工段里的鉗工和安装工到区医院去，两天工夫就安装好了自来水管。可是巴威尔·加夫里洛維奇工段上的工作一緊張，区政府也热情地給他充分的协助：讓他們免費利用碼頭，热烈地欢迎建筑人員去参加本地的一切文娱活动。

区报編輯部对于河上几个淺滩意想不到的消失、新的运动場的落成和医院里自来水管的安装大加贊揚，他們怀着爱国主义的自豪感騰出报纸的篇幅登載从工地寄来的通訊报道，甚至关切备至地发表討論鋪設水下管道工程上的各种問題的专論。

許多同志都承认巴魯耶夫的干练。

巴威尔·加夫里洛維奇等着机器运到新工地上来，所以他还没有到那个充溢着松林的有益于健康的芳香的沙滩上去过，那个沙滩已十分幸运地被划定为工地。他宁願独个儿在这片令人厌恶的沼地上踱来踱去。虽然他穿着一双齐大腿根儿的高腰胶靴，每当他散步归去，总是渾身臭气四溢，淋淋漓漓，活象个淹死鬼。

他上沼地去，是不是为了满足打猎的癖好呢？这是什么話。在这样一片潮湿霉烂的地方，即使是最劣等的禽鳥也无法生存，而且他也没有猎枪。他有过一支后膛枪，

这是他得到的奖品，已經送給了兒子。那末這是怎麼回事呢？每次這樣散步歸來，巴威爾·加夫里洛維奇臉上總是籠罩着愈來愈陰暗的愁云，這是什麼緣故呢？

巴威爾·加夫里洛維奇个子不高、身體結實、肩膀寬闊，但已經大腹便便，頭髮斑白，面孔又大又胖，樣子令人敬畏。

不錯，他的褲子和上衣都舊了。巴威爾·加夫里洛維奇即便穿着工作服或棉襖，也系着領帶，他把領帶結打得又粗又大，所以領帶下端短了，常常露在外面。甚至在最不適宜的條件下，干了一天最辛苦的活，巴威爾·加夫里洛維奇夜里也先要洗洗腳，然後才睡覺。這個根深蒂固的軍人習慣，他認為對建築人員也有好處。

由於經常在戶外逗留，巴威爾·加夫里洛維奇的臉色紫堂堂的，嗓子也凍啞了。

儘管領導人不必事事親自動手，但如果需要，巴威爾·加夫里洛維奇也能焊接管道，而且不比一個普通的焊工差，他也能在推土機上干一班活，並不亞於一個尋常的拖拉機手。至於頑強地忍受野外生活的種種不便，巴魯耶夫卻具有軍人的本領：他能在卡車的司機室里坐着酣睡，醒來精神飽滿；他能在夜里飽餐一頓，第二天整天不覺得餓；他知道怎樣在零下三十度的嚴寒中，在結冰的河面上燒燃擦手的廢紗頭取暖；冬天怎樣在帳篷里借洋鐵皮茶壺和噴燈火焰的熱氣從頭直洗到腳。巴魯耶夫

在管理总局工作过两年，他的办公桌是一张有两个托架的桌子，桌上摆着豪华的办公用具。所以当人們問起巴威尔·加夫里洛維奇，他是否就是从前担任过那个职位的巴魯耶夫的时候，他就会带着伤感的尊严神秘地微笑起来。一个上了年紀的妇女，在人們当面夸她从前多么漂亮的时候，也会流露这样的微笑的。

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时期，大胆地迅速提拔了大批青年干部，他們被提拔到远远超过他們的經驗、学識所能胜任的崗位上。有些人有自知之明，做了领导人后，还繼續努力学习；另一些人却得意忘形，头脑昏沉，把跃进年代所产生的成果当作自己的功劳，因而都先后从高位上跌了下来。

巴威尔·加夫里洛維奇有过擢升的快乐，也尝过降职的痛苦，可是他冷靜地回想起自己一生中这个时期，只觉得有一个遺憾：他没有能够受完高等教育。

二

巴魯耶夫是第一个五年計劃工业化的跃进年代成为建筑人員的那一代的共青团員。这些人的性格特点一下就能想象得到。現在，事隔多年，每当只剩下了两个人的时候，我們都喜欢回忆种种往事来互相夸耀。我們都自

豪地大談在里外結冰的木屋里的生活，把冷鱈魚放在溫水里做成湯，作為第一道菜，在熱鱈魚上加些冷黍米作為第二道菜；我們也樂於回憶，冬天里我們怎樣用手推車運混凝土，在混凝土上蓋了我們的短皮袄，怎樣用暖棚烤干混凝土的圓柱，在火盆里燃燒我們木屋的木板，我們都不住木屋而挖土窩住，担負了任意拆毀房屋的責任。

我們也常常回憶，當年我們彼此都不講情面——對開小差的人，我們都毫不容情。

我們那兒有兩個小伙子開小差，從工地上逃跑了。我們在白雪茫茫的草原上追上了他們，吹着口哨，緊跟着他們走進了小車站。我們在他們溜進去的那節車廂壁上用粉筆寫了“逃兵！”二字。那個列車員和我們一樣，也是個青年，把他們從車廂里攆了出來，其他列車員也不讓他們溜進車廂里去，這個車站——一座木板棚——的站長也不許他們在那兒過夜等候下班火車。

過了兩晝夜，他們回來了，但都凍壞了，病倒了，其中一個不久害肺炎死去。那一天我們大家都去送殯，但出殯的不是他，而是鮑里斯·斯杰普倩柯。

鮑里斯是在一根托柱里被混凝土壓死的。他爬進模槽，想用鐵棍打碎冰冻了的混凝土塊。斯杰普倩柯從混凝土里被凿了出來。混凝土一塊一塊地掉落下來，上面留着人體的凹痕。後來斯杰普倩柯的父母來了。我們陪他們參觀了用他們的兒子的名字命名的木屋間的一條街

和他們的兒子在一根托柱里喪命的那個車間。斯杰普情柯的墳墓被溶雪沖毀了，我們打算把第一座共青团煉鐵爐第一爐鐵制成的鐵板安在他的墳墓上，可是爐子沒有煉出鐵。我們的另一個小伙子在爬進高爐的爐膛清除爐底的結塊時也不幸喪命了。在他的墳墓上，我們也想安上第一爐鐵制成的鐵板……

巴魯耶夫父子都是挖土工。父親打算攢些錢買匹馬，可是他明白了，這兒掙錢可不容易啊，於是回鄉去了。他帶走了兒子的短皮袄和皮帽。他所以把兒子的這些東西帶走，是因為兒子說自己要留在工地上。

巴威爾·巴魯耶夫用麻袋布做了一件衣服，我們設法給他弄來了內部的工人合作社的購買證，他把新衣服在市場上賣了，換來一架手風琴。

夜里汽油庫失火了。巴魯耶夫鑽進熊熊的烈火中，把汽油一桶桶滾出來，直到他昏倒在地上。他被燒傷得很嚴重，我們都為他而自豪——舉行了群眾大會，他走上講台，講了話：

“那算得什麼，公民們，你們都知道，我身上穿的是什麼樣的衣服。這樣的衣服值得愛惜嗎？我往火里鑽，”他沉思起來，接着悲痛地說，“鄉下沒有煤油，點着松明，可是這兒呢，有一桶桶裝得滿滿的汽油。這算什麼城鄉聯合？應該分給鄉下莊稼人。”

他不肯住醫院，因為他不相信，請病假也和上班一

样，照发工资。

他体格瘦弱，满身疮疤，每天闷闷不乐地连扎两班钢筋，成为一名突击手。他的相片上了光荣榜。他从光荣榜上怒目而视，颧骨突出，象两个硬瘤，虽然摄影师修去了火伤疤痕，但面孔上还是斑痕累累……巴鲁耶夫答应参加共青团，但是，当他知道要缴团费时，却断然说：

“我不入团！我缴纳了工会会费就够啦。我以为不要缴团费哩。既然要缴团费，你们干吗叫我入团！”

巴威尔·巴鲁耶夫转变得很快，这一点他不应该仅仅归功于他所处的冲击着最麻木不仁的人的心灵的堡垒的时代。

身体柔弱但性格坚毅的杜霞，这个聪明伶俐的女钢筋工，淘气而又怕羞，但她懂得形势逼人的力量，这个阿琴斯克屋面工的女儿，勇敢地教育着巴威尔，耐心地容忍着他那多疑的、沉郁的农民性格中独断独行的利己主义，但这种性格却无法抵御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善意和柔情。

不错，巴威尔·巴鲁耶夫变了，但他跟杜霞结婚大概是出于一种义务感。后来，因为意识到杜霞比他强，他那男人的虚荣心受了挫伤，苦恼了好多年。

他同她一道在工农速成中学念书的时候，她常在学习上帮助他；后来，他进了专科学校，而杜霞参加了工作，他的服装费和膳费都由她负担。在那些年代，他已经感觉

到她比他强。他初次当工地主任的时候，杜霞为了防止他驕傲自滿，而不惜压抑自己和对他的爱情。巴魯耶夫离开管理总局的时候，他的降职仿佛又抬高了杜霞，因为杜霞常常断然說：要领导別人，必須在知識上比他們强，而不是仅仅在性格上比他們强。巴魯耶夫好发号施令，可是缺乏深厚的科学技术知識，他只能成为別人的計劃的執行者。

在战争爆发前，巴魯耶夫同我們都比現在年輕十八岁。在管理总局里，巴魯耶夫所以受器重，是因为他对自己要求严格，自願到最艰苦的工地上去工作。

他在北极圈內当过工地主任，建筑过海岸的国防工程。那时杜霞在科学研究所工作。

她身体纖細而瘦弱，有一双忧虑不安、警觉謹慎的大眼睛，举止矜持，不大說話。当她着急的时候，她的兩臂和細长的脖子上会出现許多紫斑，一片眼皮也不雅观地颤动起来。但她越急，她的声音就越平靜，越細心地字斟句酌，她的話語更严肃，甚至有点儿咬文嚼字。只有眼睛沒有发生变化，岁月也沒有使她的眼睛褪色。和从前一样，杜霞那对眼睛仍然閃着柔和、探詢的光芒，象少女的眼睛一样清澈。

巴威尔·加夫里洛維奇回家休假三个月的时候，滿希望尽情地欢乐一下，調济調济在北方所过的艰苦生活，但他始終这么想：在休假期間，他的妻子不可能陪他痛快

地玩玩的。

巴魯耶夫引为自豪的严格要求自己这个品质，也是他的妻子所素有的。在叶甫陀基雅·米哈依洛芙娜·巴魯耶娃的心里永远保存着女鋼筋工杜霞的形象：这个杜霞为了怕生虱子，剪短了头发。她身体纖弱，不好意思上澡堂，因为她穿的是男人的內衣，而且身体骨瘦如柴，虽然她已經十七岁，但胸部依然扁平……不用說，她能变得胖一些的，但她午飯不吃面包——把領的面包切片晒干，寄給住在阿琴斯克的母亲，糖、素油和布也都寄給了母亲，这些东西都是她凭突击手购买証买的。

可是这个儉省的杜霞认购公債却很慷慨——拿全部工資认购了公債，然后卖掉身上的內衣去买飯票；她把橡皮手套扔給一个因为没有領到工作服而怪話連篇的小伙子；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里，她自己扎鋼筋的时候，肉皮粘在冷得刺骨的鋼条上。当冬天流砂侵入基坑的时候，她不逃跑，而站在齐腰深的稀烂的冰碴里，但是木匠們都坐在圓木上，耐心地等着共青团員們給他們搭好脚手架，讓他們可以不用浸湿两脚，釘成模槽。

现在巴魯耶娃是研究所里的一位科学研究人員了，可是她的成就越大，她心中越发不安地感觉到对杜西卡^①所負的責任，杜西卡，这个从前的她，她一辈子也不

① 杜霞的昵称。